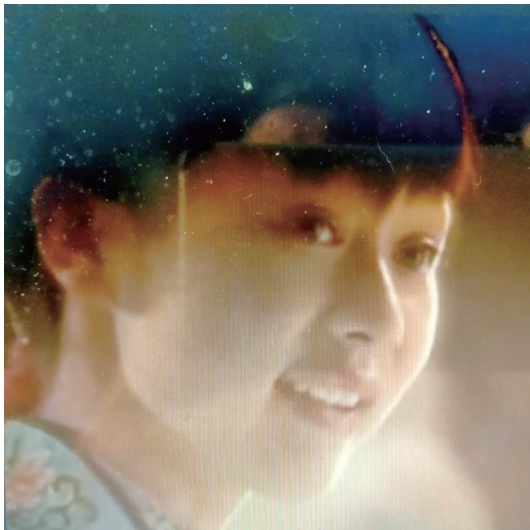


# 黄梅戏第一位女演员胡普伢

李光南



纪录片《大戏黄梅》中的胡普伢 李光南供图

在黄梅戏的发展史上,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就是黄梅戏第一位女演员胡普伢。今天,当我们回望梅苑芬芳的时候,怎不能对这位当初的探路者和开拓者产生深深的敬意和怀念!

处在大别山南麓的太湖县,素来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。这里不仅是“状元”之乡,也是戏曲繁盛之地,清代中期,黄梅调和曲子戏已经十分流行。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,生来就有表演潜质的胡普伢如鱼得水,从一开始的好奇,很快就痴迷其中。但在封建礼教禁锢的时代,女人不仅被禁止演戏,还不允许看戏。一次,邻村有户人家娶媳妇,请了戏班子唱戏,胡普伢带着几个同伴偷偷过去看,结果被父亲捉回,用藤条鞭打得遍体鳞伤。

胡普伢在10岁的时候,因为家庭贫困,被父母卖到新仓街一大户人家做童养媳。童养媳的命,黄连的根。每天天不亮,她就要起床,洗衣烧饭,还要侍候牙牙学语的“丈夫”穿衣起床。一次,普伢不小心,失手摔倒了小丈夫,主人恼怒地将普伢踢倒在地,普伢的两颗门牙顿时掉在地上,满嘴血污。

幼小的普伢之所以能顽强地生活下去,得力于蔡仲贤的黄梅戏草台班——长春班。

长春班一到新仓,便在老戏台上唱戏,胡普伢总是第一个坐在台口前看戏,场场戏都少不了她,尤其是那些提纲式的戏曲传统套词,她听了一遍就会。

有一次,胡普伢正在台下看得出神,忽然一根木棍从背后凶狠地打过来,婆婆连打带骂:养你个猪狗不如的野丫头,成戏花子啦,你偷懒不去干活,老娘打死你喂狗。

胡普伢被锁在房里,整天有干不完的活,一天只给半碗剩饭,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。但从小好强、倔犟的胡普伢不甘心被人宰割,她那颗野性的心灵也不是围墙和木窗关得住的,一个深夜,趁着婆家人熟睡,她逃了出来,要找蔡仲贤学唱戏。

蔡仲贤见跪在面前的胡普伢,惊讶地连连摇头:“不行,不行,万万不行!那有女孩子唱戏的呀!”

普伢决心已定:“蔡师傅,那我就是第一个。你不收我为徒,我就不起来!”接着,连连给蔡磕头。

蔡仲贤只好无奈地点点头。

从此,黄梅戏史上破天荒有了第一位女演员。那一年,胡普伢14岁。

## 二

“长春班”已经从半职业戏班开始走向职业化。胡普伢在这里心情舒畅,加上勤快,又天资聪慧,什么活都干,什么戏一学就会,大家都很喜欢她,她很快就能登台演出。长春班有个女演员的消息也不胫而走,邀约演出的帖子雪片似地飞过来。

胡普伢从婆家逃脱后,婆家在新仓大丢面子,于是不惜花费银两,乘胡普伢在徐桥镇演出之际,将胡普伢抓了回来,准备装进猪笼沉塘。聪明的胡普伢借口上厕所,再次虎口脱险。但长春班不能去了,只好斗胆跑到石牌镇。

石牌镇是有名的“戏曲之乡”。自明代中叶以来的四百多年间,这里就诞生了“夫子戏”(石牌高腔)、“弹腔戏”(徽戏)、“怀腔”(黄梅戏)三个颇有影响的剧种。在这里她加入了有名的“春台班”。

石牌的戏曲人口多,戏班子也多,同行之间竞争十分激烈。“春台班”虽然是个大戏班,但班主程德贵仍然为吸引观众绞尽脑汁。而胡普伢的加入,无疑让春台班如虎添翼。但是,婆家人对胡普伢依然穷追不舍,他们一方面花钱买通官府,告程德贵和春台班私自收留民女,另一方面,又重金雇人欲将胡普伢再次抓回新仓处死。好在程德贵提前得到了消息,带领春台班悄悄离开石牌,开始流浪演出。从望江,到潜山、桐城、庐江、三河,然后从江南的大通、贵池的乌沙、秋浦,再到至德、东流、彭泽、湖口,到湖北的黄梅、武穴,几年的流浪演出中,胡普伢从一个普通女演员蜕变为一个集编、导、演为一体的早期黄梅戏艺术家。

相传,现在黄梅戏流传下来的所谓“大戏三十六、小戏七十二”中,有不少是胡普伢创作的,如《苦媳妇自叹》。一次,胡普伢在潜山黄泥镇演出,早上洗衣服时,碰到一个童养媳也在洗一大堆衣服,而童养媳旁边站着一个小男孩,那个小男孩拿着一根竹棍,不停地抽打着,童养媳流着泪,不敢还手,于是,胡普伢上前阻止,小男孩理直气壮地说,他是打自己的老婆!这使胡普伢想

到了自己当童养媳时痛苦的岁月,于是,她决心把童养媳的痛苦在舞台上演出来,这就有了《童养媳自叹》。胡普伢每次演这个戏,都得到台下女人们的一片喝彩。

胡普伢不仅能写,还会导戏。她还曾在贵池刘街导演过黄梅戏历史上的第一部实景戏《孟姜女》,因为在刘街,她听到了当地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:很久以前,汪姓宗族中一位美貌娴淑的姑娘,与一位勤劳朴实的小伙子相爱,不料花烛之夜祸从天降,新郎被朝廷抓丁戍边,一去渺无音讯,新娘忧思万端。时值寒冬,姑娘决心效法孟姜女,千里送寒衣去边关寻夫,不幸渡黄河时,船翻落水而亡。汪姓人久久怀念这位贤德的姑娘。

普伢恍然所悟,她决定在汪家祠堂门前演《孟姜女》,当演到孟姜女千里寻夫时,她走下舞台,在灯笼火把照耀下,带着观众一起来到秋浦河边,点燃用竹笋片做成的河灯,放入河中,汪姓人也都将手中的河灯一一点燃放入河中,顿时河中烛光闪烁一片。胡普伢就站在河边如泣如诉地唱着:“寻夫寻到黄河边,黄河狂涛高过天,何处寻船将我渡,找不到我夫呀我难入眠。纵使葬身波涛里,作鬼也要和夫团圆。”唱得汪氏人哭声大作。

胡普伢不仅唱得好,而且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。她演的苦媳妇就是一脸苦相,蓬头垢面;她演的恶婆婆满脸凶相,张牙舞爪。每次演下来,她都会被台下长期受恶婆婆欺压的妇女们用石块砸得鼻青眼肿。演《梁祝》时,当祝英台得知梁山伯因为相思郁郁而死,为了表现心中的悲痛,她事先在手帕里藏好鸡血,拿出手帕擦泪时,乘机咬破手帕中的鸡血,然后大口吐出鲜血,把祝英台对梁山伯的爱情表现得入木三分,更增添了悲剧效果。

## 三

在旧社会,戏子就像流浪狗,不仅要经受身体的折磨,更要经受精神上的摧残。生前不能拜祠堂,死后不能入祖坟。女艺人更是像一只羔羊行走在杀机四伏的森林里,随时都可能入虎狼之口。

原以为离开石牌几年,新仓的婆家已经将她遗忘,可是,等待她的是更大的灾难。

在湖北武穴演出时,知县看上了胡普伢的美色,要强行纳妾,幸亏程德贵和戏班子同仁相救,她才脱离虎口。

但回到石牌后,胡普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石牌镇第一大户产彪是当地一霸,和当地官吏勾结,豢养打手,欺行霸市,垄断了当时石牌的演出市场,被推举为石牌镇“精忠庙首”(专管民间私人戏班班社的机构)。产彪虽有三妻四妾,却只有一个儿子,而且从小多病,算命的说要找到一个绝色伶人婚配方可病愈。于是,

胡普伢便成了最好的猎物。她虽拼命挣扎反抗,但还是被强迫披上嫁衣进了产家。产家那个病恹恹的公子,见到天仙一般的新娘,不知是激动,还是冲动,居然在新婚之夜一命呜呼。于是,产彪以为是胡普伢害了自己的儿子,把她当做灾星,一怒之下,以50两银子,将胡普伢卖到了安庆的“望花楼”妓院。

痛苦的磨难反而增强了普伢活下去的决心。她对重返黄梅戏舞台寄予幻想,对师兄程德贵感激在心,她经常在梦中回忆“春台班”那段美妙时光。每天夜里,独坐西窗,对月伤怀,一直梦想逃出妓院这个樊笼,回到戏班子虽贫穷却自由的天地。

在“望花楼”被折磨10多年,胡普伢年老色衰、体弱多病。为了尽早逃离这十恶之地,她假装发疯,老鸨见在她身上榨不出四两油,就把她踢出门。

脱离虎口的她,为了生存,只好再回到戏台,随昔日春台班的同仁新搭建的戏班,辗转在枞阳、贵池和东至等地演出。而这时的黄梅戏被官府诬为“花腔淫戏”,到处禁演,班社日子更加艰难,命途岌岌可危。胡普伢由于长期受到非人折磨,身体日渐衰弱,对流浪的演出生涯已经力不从心,于是,当戏班子演出到枞阳时,她选择一家尼姑庵,剪发为尼了。

虽然出了家,跳出三界外,但胡普伢的心却依旧牵挂着黄梅戏,一刻也没有离开黄梅戏。她继续从事着收徒授艺的事业。严凤英的师傅严云高,还有将黄梅戏第一个唱进安庆城的丁老六都曾是她的徒弟,向她拜师学艺。严凤英的《小辞店》师承于丁老六,而丁老六的《小辞店》就是胡普伢口传心授。这台戏不仅成就了丁老六,也成就了严凤英。

1926年,当丁老六带着丁家班悄悄走进安庆高高的集贤门时,胡普伢圆寂在枞阳城外那座小小的尼姑庵里,生命停止在60岁。

胡普伢是黄梅戏历史上的第一个女演员,也是黄梅戏早期的表演艺术家,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她和她的同仁们,他们是黄梅戏真正的掘井人!

李光南,国家一级编剧,曾任国家艺术基金评委、教育部高职教材评委、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,创作的电影《山乡情悠悠》获华表奖,创作的大戏《骄杨》《黄湖谣》《浴血罗汉尖》《水涌登州》等在黄梅戏艺术节展演,出版小说论文集数部。

